

◇简平专栏·简言之

生命的拥抱

简平

那个夏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瞬间,莫过于与我心仪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热诚相拥。

其实,我只是阿多尼斯万千拥趸中的一名普通的读者。我们总是说,所有的相遇都是注定的缘分,因缘际会不是偶然。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是在2009年的夏天,第一次读到阿多尼斯的诗歌的,“我曾浸没于爱的河流/今天,我在河水上行走。/如果爱把它的竖琴折断/赤脚行走在断琴的遗骸上/什么将会改变?/我向谁发问:/欲望的黎明或是它的夜晚?”我被这样的诗句所打动,觉着聒噪的蝉声在那一刻悄然消逝。

仅仅过了两年,我却在那个冬天跌入了寒冷的深渊。一切都来得非常突然,我毫无准备,因而束手就擒。当我从胃癌切除手术的全身麻醉中醒来,眼前飘舞的飞天在白色的背景后面,向我抛来鄙夷的目光,那一瞬,我彻底崩溃。我整天整夜地不能入睡,精神恍惚,胡思乱想,我感到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都已弃我远去。有一天,迷糊朦胧中,我忽然想到了阿多尼斯,还断断续续地记起了他在《愿望》中的一些诗行:“但愿我有雪杉的根系,/我的脸在忧伤的树皮后面栖息,/那么,我就会变成霞光和云雾/呈现在天际——这安宁的国度。”我一句一句地拼凑着这些温馨的诗行,仿佛回到了童年,像个孩子一样搭建着一层层通往遥远天际的积木。

就是在那天,我接到了来自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陈红杰的电话,我向她谈起了阿多尼斯,说起了那些美好的诗句,说起了我将开始创建心中的安宁国度。陈红杰在电话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影视、新闻作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获得者。

◇人间小景

提灯的父亲

陈曦

买了学区房之后,家里的生活立刻变得拮据起来,但父亲依旧竭力给我提供最好的条件。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总是会为我提着一盏明亮的灯。

晚风徐来,吹过脸庞,却吹不动操场上沉闷的夜色。这里没有灯,星星的光芒杯水车薪,我们像是没戴眼镜的高度近视患者,瞪大了眼睛才能看到身旁人的轮廓。跑起来,时不时就踩到别人的脚或是发生碰撞,只能靠听喘粗气的声音辨别方位去避让。操场边上空响起几声虫鸣,它们也在黑暗中踩伤了彼此的触角吧。

远方,家长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着话,只有父亲站在一边,站在黑黢黢的角落,笔直地站着,如同路灯,手里打着手电筒,用雪白的光束照亮我奔跑的路。在光里,每一处的磕磕绊绊都纤毫毕现,我分外安心、安全、安逸地走在上面奔跑,一圈圈,一年年,从童年一直跑到了现在,向着金榜高悬的那道龙门,向着没有终点的青春,不断地奔跑。

偶尔,我会歇歇脚,一边走,一边听家长们的对话。关于房子、家和钱的问题,总是浇灌着比夜色更压抑的焦虑,他们相互诉说着无奈与苦涩,像在做比较,说得越凄凄惨惨戚戚,就越能感到安慰。埋怨,是路灯下的主题,让我们不愿靠近,宁可待在操场漆黑的另一边。

与之相比,父亲就像站在了一幅安宁而平和的画中。他什么话也不说,如星星一般,也好像什么都不用说。不仅现在,一直以来,父亲都不会谈及那些话题。“你所要做的就是奔跑”,这些东西是他这束光才需要去消化和承接的。十几年,这束光始终雪白,白得就像他发梢上偶尔探出的白发。

或许,正因为父亲不说,所以他才能为我点亮一束光,所以他点亮的光才更为聚焦,不曾黯淡,不会稀释在黑暗中。而属于我的夜色,也保留了醇厚的宁静,不会因为细碎的闲言,让我粗重的呼吸多出伤痕。其实,这种沉默,本就是一盏灯。

里默默地听着,我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心想为我做点什么的她,已经在心里为了我许下了一个愿望。十月里秋高气爽的一天,陈红杰再次打来了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们社刚刚出版了阿多尼斯的一本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他从巴黎远道而来,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我拿着他的书,跟他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可他现在却躺在病榻上,不知您能否帮我达成一个愿望,为他签个名,并写上您的祝福。阿多尼斯听后,立即让我把你的姓名用英文写下来,他再用阿拉伯语写在书上,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可能他怕你看不懂阿拉伯语,所以为你在书上画了一幅图呢!”我很快就收到了陈红杰用快递发来的饱含友情的礼物,看到了阿多尼斯在书的扉页给我的独特的题签。那是一幅象形画:一只张着有睫毛的大眼睛的海豚,在水中遨游,喷出的水柱直冲云空。我想,只有内心保持着赤诚的童真和爱的人,才会有如此动人的丰蕴的想象力。

虽然我心怀感激,但我从未想过有机会当面向阿多尼斯表达我的谢意。隔年夏季,八月里最酷热的一天,我忽然得到民生现代美术馆将举办“阿多尼斯朗读交流会”,届时阿多尼斯会亲赴上海的消息。我当即便去打听了,没想到,这场朗读交流会的策划者居然是我之前的同事及好友王寅。我跟他说,我会去参加,见见我心仪的这位大师。王寅得知我和阿多尼斯的那段故事后,对我说,那你就当面向他致谢吧。在王寅的热心安排下,我得以在朗读交流会开始前,单独与阿多尼斯见了面,我对他说,我感谢您,同时也感谢诗歌,感谢生命。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已经走出了冬季,在这个夏天活着见到了您。当阿多尼斯诗歌和文选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薛庆国先生把我的话翻译给阿多尼斯听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笑容可掬地向我张开了双臂,我们相拥在了一起,彼此感受着生命的呼吸和律动。王寅将这个瞬间定格在了他的相机里。

更让我惊喜的是,同样是杰出诗人的王寅,向我提议说:“你想不想过会儿在朗读交流会上朗诵一首阿多尼斯的诗歌?”我欣然答应,还有什么比用这样的方式向可亲可钦的诗人致敬更有诗意呢?我与阿多尼斯邂逅于夏天,相拥于夏天,因此,我便选了他的《夏天》——“在晴朗的夏夜,/我曾对照着我的掌纹/解读星辰;/……夏天说:/让我伤心的是——/有人总说/春天不懂得忧伤。/夏季的太阳坐在树下,/乞讨着微风。”我在朗诵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并不飘忽,我想,那是因为,我或许对生命仍然有着些许的忧伤,但我会阿多尼斯给予我的温暖中,坚守自己对于生命的信念和方向。

◇史海泛舟

一声惊叹引起的祸乱

尹宗国

中国文人有一种劣根性,就是一方面文人相轻,一方面自相残杀。而杀人理由之荒唐、杀人态度之鲁莽,往往令武夫也自愧不如。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末年王允之杀蔡邕了。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董卓确实死有余辜,但蔡邕突闻变故,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本是人之常情。不料,王允竟然抓住这一声“惊叹”,立即上纲上线为“共为逆”——共同进行大逆不道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邕或许明白反驳是无用的,于是他把要求降到最低——给自己留条命,“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多么令人心酸的要求啊!而王允心如铁石,“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讲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结果,更加离奇的话也出来了,王允牵扯出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大发了一番所谓“谤书”的奇谈怪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讥议。”这番话,想太史公于泉下听了也会毛骨悚然,幸亏没与王允生于同时,不然还有活路吗?

事实上,蔡邕与董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后汉书》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董卓是景仰蔡邕的名誉和学问,因而举荐为官。开始,蔡邕“称疾不就”,董卓想不出文明的办法,只好威胁:“我力能族人。”如果不来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迫不得已,只好前往。而后,董卓表现出了一个武夫对知识莫大的尊重。“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董卓对蔡邕的重用,似乎是绝对真诚的,“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

◇信笔扬尘

鼗鼓琴赞事。”而且,也真把蔡邕的话当回事。“董卓宴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轡,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皂盖车。”事实证明,蔡邕非但没有“共为逆”,相反,倒是以他的才华和道德,约束了董卓的虎狼之心。

当初,预谋杀董卓的本非王允一人,行动时也主要是靠吕布,然而后来王允却宣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他说天子依靠的只有王允一人,将别人统统打入了另册。这种心态,又怎



归 石晓虹 画

品茶

张正福

“三四好友不搓麻,相约茶楼叙旧话。一壶香茗奉上座,天南海北还忆家。”朋友小聚,吃过饭后,一般都是去K歌或者洗桑拿,我却另辟蹊径,引着一帮宾朋来到一个装修打扮很乡土的“清香阁”小坐。这茶楼的名字起得别致,秀雅,一看就让人不忍离去。就像一个清秀的姑娘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有锦上添花之美。

品茶需在幽静处,灯火迷离时。这茶楼刚好靠近公园,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得个静字;茶楼边古木森森,空气清冽,又争得个幽字;茶楼的建筑材料多用毛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又捧得个雅字;茶楼里的女孩个个标致致致,身材曼妙,又夺得个俏字。

如此去处,品茶已有三分乐。更有三两好友,志同道合,情趣契合,品茶已有五分情。

茶博士首先介绍各大名茶,什么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安溪铁观音,还有云南普洱茶,然后静静地等候。一朋友连连摇头,问可有粗茶,耐喝也悠长。问得服务小妹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看穿着看长相不像下里巴人,为何放着好茶不喝,喝那上不了台面的野茶。只有荆钗布裙辈才喝野茶,今天这帮人怎么啦?有过意不去吗?服务小妹涨红了脸,怯怯地退了出去。

老板来了,非常客气地询问,你们真是要粗茶吗?我们这里刚好备有一些,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我马上叫人泡来。看各位一定是常喝茶的人,也是品茶高手。我在这里不打诳语,这野茶倒也颇有来历。各位愿听其详?我们一听来了兴致,就说愿闻其详。他说这茶是山野里的小姑娘为了生计,到高山上去采摘的。小姑娘为了采摘这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天也没采到一点点。不过就这一点点就足够她一年的学费了。我

◇小说世情

老徐的诺言

徐全庆

说,我得回家了,咱们明天继续聊。徐卫东就说,好,明天我等你。

我笑了,说,你你就在雨中等呀。他呀,显然只是随口说说,并不是真的和你约定在这里见面,这又一下雨,他肯定不会来的。

徐卫东也笑了,说,我知道,可我还是要等,因为我答应等他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公园里又碰到了徐卫东,就问,你该不是还在等那老同志吧?他点点头。我感叹道,你可真够守信的。

此后一连几天,每天下午我都看到徐卫东在公园里,只是一直没见到那老同志。

我很是感慨,就写了篇随笔,题目叫《老徐的诺言》。文章最后,我说,希望那个老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能立刻去公园见老徐,别让他空等下去。写好后,我把文章拿给徐卫东看,让他提一下修改意见。徐卫东看后,很真诚地望着我说,这篇文章不要发,好吗?

为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徐卫东很认真看着我的眼睛说,就像你那天说的那样,那老同志说“明天继续聊”,或许只是随口说说,是一种礼貌性语言,并

能正确地待人处事呢?更谈不上力挽狂澜、救百姓于水火了。

而从事态发展上看,王允杀了蔡邕,等于杀了民心。“措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这些痛惜和缅怀,反证了王允的大错特错。更为严重的是,蔡邕无罪而见杀,影响极其恶劣。董卓部将之所以叛变,血洗长安,就是因为蔡邕被杀。蔡邕只是受到董卓敬重,举荐为官,礼遇厚待而已,并非董卓的心腹部将。蔡邕既然遭诛,董卓部将岂有生存之理?!因此,长安之被洗劫,时局之更为混乱,王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日磾曾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果然,后来王允被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和蔡邕之死相距不到两个月,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